

房山历史上的农业用具

刘树霖

一个时期以来，儿时家乡曾经使用过的一些农业用具，时不时地浮现上脑际，挥之不去。我觉得这些东西虽然简陋，有的还比较笨重，但都是我区人民长期摸索创造使用的东西，有的还有较强科学性，对人们的生产生活起过重要的作用。把其整理出来，对研究了解我区过去的生产生活状况会有一定作用。

一、耩

耩作为一种农田播种长期使用的工具，在我区已有很长的历史了。直到前些年还有人使用，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耩的整体外形像一个倒置的不规则的三角形。主要分三部分，前部为使用人力或畜力拉动的两根木杆，叫耩杆。后部是人握的两根把手，叫耩把。中间上边敞口装种子的是耩斗，耩斗下部有流出种子的耩眼，耩眼上有调剂出子量的闸板，还有一根拴住铁锤可以晃动使种子流出的铁丝。耩斗下是一个斜向前伸出中间空安一个铁尖的耩腿。种子就是通过耩腿种到地里。

耩腿后边还拴一个铁圈或铁弓，用来掩埋播下的种子。在两根耩把中间拴一根耩袷，既可以用其拉耩又可调节长短和下种的深浅。耩可以人拉也可以牲口拉，牲口拉时要有人在一旁领着牲口，叫帮耩。后边拿耩的都是有经验的农民，要掌握耩下地的深浅和种子流出的多少。耩的构造虽然复杂，但不太重，耩地时来去地里都是由拿耩的人耩腿朝上扛着。耩这种农具经过我国劳动人们的多年使用，其中有很强的科学性，只是由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近些年才被机播取代了。

二、犁杖

犁也叫犁杖，是昔日比较大型的农具。从历史上到改革开放前些年，房山一直以农耕经济为主。农耕离不开犁，要种地就必须用犁来耕。因为地域不同，气候不同，用的犁也有所不同。我区大部分地区用的是一种木犁。其主要部件有犁尖、犁镜、犁把、犁底、犁弯。犁底是一根二尺多长三寸左右厚的硬方木。其前部是一个圆尖头，生铁铸成的犁尖（也叫铧）就安在这个尖头上。在犁尖的中部是一块向右倾斜的生铁铸成的犁镜，其作用是把犁起的土朝右边翻过去。在犁底的前部安一根向后倾斜的犁把。在犁把的中间有一个直向下的长方孔。铁打的犁弯的后半部从犁把中间的长方孔插下，再插进犁底上的木槽内，用穿钉拴住。犁弯的前部向犁尖的前面弯下，在犁弯的头底下

安一个木疙瘩叫柁头，柁头的底部与犁底基本成一个平面。在犁弯前面头上有一个钩子，用来挂牲畜套。在犁底为了防磨，钉着铁板。在犁弯穿过犁把处前后各有一个木楔，木楔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固定作用，再有是调节犁尖入地的深浅，前面的木楔往上提一下，犁弯前的柁头就挨地多一些，犁尖入地就可以浅一些。反之，就可深一些。在犁把的中部向后还有一个小木把，每当耕到地头，扶犁把式就把住这个木把，把犁提起来，用脚踹后伸的犁底头，把犁上挂的土踹掉，然后调头把犁重新插入地。犁地时一般都用两个大牲畜，如骡子、马、牛等，如用驴必须用个头大的，较小的毛驴是拉不动的。

犁地时有两种犁法。一种是从地中间开犁，然后挨着第一犁顺时针方向犁，从地中间向两边扩展。这种犁法称扶耨，这种犁法是向地中间翻土，地中间会有一道土埂。另一种办法是从地边开犁，从地两边向地中间犁，这叫搅耨，犁完后地中间有一道沟。这种犁地办法，除了犁还有盖和耙两种用具。盖是二尺多宽，五六尺长的木框，里边挂满对折回来的酸枣棵子盖条。地犁过后，由牲畜拉着人站上去晃来晃去地把地抹平。耙是与盖大小差不多，下面安一些粗铁齿，当犁过的地里因天旱土坷垃多时用牲畜拉上人站上去，把土坷垃等耙碎。

以上三种耕具都比较大而重，耕地时来去地里是放在由硬木做成的方形拖车上由牲口拉着。到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由于经济的发展，农业机械特别是拖拉机的大量使用，我区土犁才逐渐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了。

三、大锄

大锄是解放前一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区农村平原地区常用的农具。主要用途是对玉米、谷子等锄第二遍和第三遍时用。构造由锄板、锄钩和锄杆三部分组成。其主体形态与电影、电视里猪八戒使的钉耙类似，但钉耙前头是齿，大锄前头是一块 30 厘米左右方形钢板，头上有刃，上部中间有一个安锄钩的孔。锄钩是铁打的，前头有一个小回钩，叫锄信子，用它插进锄板中间的眼里，用铁楔楔紧。锄钩另一头有一个安锄杆的库儿。锄杠是一根一米多长一把粗的用机器旋的很光滑的梨木棍，一头较尖，用其镶进锄钩库儿里。为了防止生锈，锄板外面还镀了一层铜，一般都是很亮的。

用大锄锄地是力气活，还要有一定的技术。初学者锄浅了只蹭硬地皮，起不到锄地的效果，锄深了容易把锄板掀坏。锄二遍地时锄得要深，很费力。锄三遍玉米时正是伏天，地里热得很，可以热出痱子，而且玉米叶很快，会把臂上身上刺很多口子，汗一浸疼得很。大锄除了锄地，还有一个用途是铲麦茬，是用大锄的锄尖把割麦后的麦根锄掉，这更是一个力气活。除了水地在旱地这样做的并不多。因大锄锄地太累，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牲畜拉的耢子和耘锄逐步使用，大锄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四、草苫子

解放前，一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区农村苫盖用具很缺。塑料布那时还没有，用来苫盖防雨的除了旧席子、破麻袋、破口袋之类，用得最多是草苫子。这种苫子是就地取材，选用长得高壮的谷草，用三道细麻绳一根根地编起来制成的，很长，卷起来有人的一抱粗。不用时存起来。收了庄稼打场时，用其苫庄稼垛防雨。办法是把运回到场里的麦子、谷子、豆子等垛成垛，把草苫子搬到垛跟，围着垛一层层的打开，一圈一圈地从下往上苫，到垛顶成一个尖塔形。下雨时，雨水从顶尖部顺着苫子杆流下，使庄稼垛不被淋湿。天晴后，再把苫子卷起来。东西虽然简单，但不用花钱，也很实用。

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塑料布等便宜好用的苫具的日益增多，以及谷子种植的减少和弃种，草苫子逐步消失了。

五、掏勒儿

过去，玉米熟了收回后，人们除了把玉米剥去外皮提到房顶晾晒外，还有一个重要办法，就是把高粱杆用铁丝或麻绳一根根地穿起来，在场边院内地上垫起石头、砖头地基，把穿起来的高粱杆围在地基上，把剥去外皮

的玉米装进去，直到装满。为防玉米多了把这种东西撑破，装到一半时外部用铁丝或麻绳箍上。这种东西人们口语叫它拘勒儿。天晴时顶上敞着让太阳晒。下雨时，把顶盖上防雨。除了太阳晒，四外都透风透气，玉米装在里边很容易干，而且不会占太大地方，很是实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高粱很少种了，土地都归集体了，这种晾晒玉米的办法就很少用了。

六、拢驮和揽架

解放前直到解放初，我区农村运输主要靠牲畜驮。驮运时用得最多的是拢驮，用的较少的是揽架。把笼驮放到牲畜背上的木鞍子上，驮土、驮粪、驮煤、驮石灰非常方便。把揽架放到驴背的鞍子上可以驮庄稼、柴草类东西。

拢驮是荆条编的两个一尺多粗，二尺多高的尖底荆筐。用两根一寸多粗弯成八字形的木棍，并排分别从两个荆筐上部穿入，从底部穿出，把两个荆筐连在一起就成了。骡子可以驮二三百斤，驴子可以驮一二百斤。驮不怕摔的东西，如土、粪、煤等时，卸也很方便。由人站在牲畜脖子一边，一手抓住一个拢驮头，往怀里一掀一拧就扣在地上，非常安全容易。

揽架形似人字木梯，破木制成，下头两边各有一个木翅，用时打开，不用时合上。驮运庄稼、柴草类东西时，把两翅打开，往上装东西，装好后一边翅上拴一根麻绳，搭在一起把东西勒紧，防止东西散落。

这两样东西特别是拢驮在我区驮运史上起过重要作用，揽架在我区部分农村也经常使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马车、拖拉机等运输工具的大量使用，驮运逐步消失，这两样东西也见不到了。

七、栅筐

栅筐是荆条编成四角浅筐，一尺左右深，二尺左右见方。四角各安一根一米多一点的硬杂木木栅，上头用铁丝拧在一起，再拴一个铁丝或麻绳的套。用时用扁担担在肩上，前后各一个。用于担土、担粪、担煤、担庄稼、担柴草和出门担各种东西。担较重的东西装在筐里，担较轻的东西如柴草等可以把筐栅都装满。一般男人都可担一二百斤。用栅筐担是过去我区平原地区，除牲畜驮外，用得最多的运输方式。不仅近处用，有的几十里上百里也是担着栅筐运。听老人讲，吴庄及附近村子离北京六七十里，以前也有不少人担着担子去。栅筐在我区经济生活中发挥过不小的作用。解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后，随着胶轮小推车的推广和大量使用，栅筐运输才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八、桑杈

桑杈是一种三股木杈，是解放前直到解放初我区农村打场常用工具。大麦二秋、小麦、谷子、豆类等收割运回到场里后，垛垛、摊开、晾晒、轧场、翻场时都是用桑杈。小麦、豆类用车装卸时也是用桑杈。

桑杈是小桑树从很小时就由人用心修剪成三股杈形，长成以后，要人工烘烤整形、修理、刨光、晾干后就成了。过去集市上、庙会上卖桑杈的摊子很多，人们都是到这些地方去挑选购买。过去，我区出产桑杈最多的是梨村一带，那里土地广阔，桑树园很多。很多人有修剪、整形、修理技术。把种植桑树，出桑杈当成重要生产。种植桑树使用桑杈在我区以前的生产生活中曾发生一定甚至重要作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发展，特别钢铁业的发展，铁管杈子使用越来越多，桑杈的生产、使用逐步被其取代，逐步绝迹了。

刘树楸：原区商委助理调研员。